



黄陵专页

编者的话

延安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几千年来滋养着这块土地生生不息。尤其是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延安创办的培养革命文艺大军的延安鲁艺起,延安文学便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中一朵耀眼的奇葩。为繁荣本土文化,培养本土作家,即日起,本报杨家岭文艺副刊特开辟县区专页,不定期集中刊登延安各县(市、区)文学爱好者的作品。传承厚重黄土文化,赓续红色文化血脉,让文学之树常青。希望延安各县(市、区)文联、作协积极组织,踊跃参与。稿件体裁以散文、诗歌为主,其他体裁亦可。投稿邮箱:1160434317@qq.com。

村庄的冬天

白东梅

村庄的冬天是安静的。常常一觉醒来,就见窗子上印满了精致的霜花。雪,也大多是在夜里安静落下,一大早推开门,就见院子里银装素裹。白天偶尔也有落雪的时候,那也是不愿惊动任何人般的安静。一家子围在炕头吃饭,或是和兄妹们挤在炉子边烤土豆片时,不经意间望向窗外,才发现雪已经落了好一会了。院子里清理积雪的父亲是安静的,炉火边忙碌的母亲是安静的,窑面上挂着的落满雪霜的辣椒和玉米是安静的,墙角堆起的雪人是安静的,就连邻居家那只活泼可爱的小狗也安静了许多。冬日里,它常常望着清冷的天空中偶尔飞过的雀儿,或是雪地里那串自己的脚印若有所思地发呆。我们这帮孩子虽然笑着闹着,但声音很快便被一层层的落雪覆盖……

记忆中,那时候唯有李叔居住的队部的那间房子相对热闹点。李叔是我们村的保管员,他居住的那间房子塞满了队里的财产,譬如一张四兜桌子、一把裹着皮革的椅子、一个装有镜子的柜子,还有墙上挂着的算盘、墙角的水瓮、面罐,以及吃大锅饭时留下的灶台和铁锅,还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有着铁皮烟筒的泥炉子。后来,村里唯一一台黑白电视机也赫然摆放在李叔的房间。无疑,李叔的这间房子是全村人的集合地儿,农闲时,乡亲们常常去李叔那儿喝水唠嗑看电视。当然,村里的大事小事也是在李叔那儿传达学习贯彻落实的。因为那台电视机,李叔的地儿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乐园。

那些年的冬夜,李叔早就添旺炉火,烧开水,打开电视机,等着一拨一拨的大人小孩从各

自家赶过去。那时候,电视只能收一个台,大伙就广告电视剧新闻一个不落地一直看到屏幕上打出“晚安”两个字时,才恋恋不舍地起身回家。当年看过的那些影视片,我已不大记得了,我只记得每晚看完电视时,夜已经深了,孩子们都睡意沉沉,老是走不好路。大人们只好拉着携着大点的,抱着背着小点的,腋下还各夹一两个小方凳,趑趄趑趄地往家里赶。我也记得清冷的月辉下那满世界的洁白和空旷的冬夜里小路上响起的“咯吱”“咯吱”的踏雪声……

后来,村里又有了一台电视机,然后第二台,第三台……后来的冬夜,似乎更加安静了。黄昏的时候,大伙就关了院门,一家子猫在自家的炉火前或是热炕头,收看自家的电视。只是,后来啊,父母这辈人似乎很快就老去了。他们常常不等电视剧开播,就哈欠连

天了;电视剧还没完,他们就虎着脸,一遍遍地催促我们睡觉。夜尚早,家里的电视已经被迫“休息”了好一会了……而李叔是这辈人中最先老去的那一个。某次路过,猛然看到鬓角灰白、眼神呆滞、步履蹒跚的李叔,我硬是不愿将他和记忆中那个有着清风明月般清爽温和的男子联系起来。

李叔是个静默的人,那些贫瘠的日子里,他悄无声息地温暖了乡亲们一冬又一冬。只是,那漫长的人生的冬天,却没有人能给予李叔温暖。李叔一辈子单身。小时候,我总是好奇他的与众不同。长大后,知道了几个版本的关于李叔的故事。我只愿相信素白如雪的李叔有过一段山桃花般绚烂的爱恋,我也相信在人走屋空的那些年,沉默寡言的李叔内心里必是演尽了风花雪月,而观众也许不只他一个……



诗歌天地

轩辕养生谷 灵魂的故乡

刘欣菲

站在飞龙岭极目远眺
沐浴在霞光仙雾中
快乐长出一双翅膀在蓝天翱翔
微笑如挂在嘴角的彩虹
渲染出灵魂的模样

金盆云海讲述着缠绵故事
起伏群山把忧愁带到天边
目光抚摸过一座座山
每一朵云每一片叶子
都带着暖心的温度
惊喜和震撼涤荡心头的尘埃

在十里松廊的木屋里栖息
鸟儿的欢唱叫醒耳朵
眼神陷入那一池盛开的荷塘
心在童话王国里逍遥

格桑花撒一路禅香
仰望苍穹诉说一世柔情
蝴蝶谷彩蝶翩跹起舞
曼妙身姿舞动婀娜人生
荡一荡秋千摇落一身的忧伤
撑一支长篙在阳光深处靠岸

轩辕养生谷,生命的天堂
灵魂,醉在了归乡的途中

青花瓷

葛海晔

是夜,我穿过长长的街道
手里提着一盏灯
抬手敲了敲你家的拱形门

长袍加身,月光断后
进得门来,我把珍藏半生的春光
哗啦一声,抖落在你面前
变作闪光灯下的红地毯

就这样,你笑盈盈地站在我面前
柔和的光线勾勒出好看的曲线

多么圣洁啊,痛彻心扉的爱
落满天街小雨
民国的风,在人间刮得正紧

永不老去的时光

曹伟

母亲把她那永不老去的时光
一针一针缝进了我的衣裳
从此,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牵挂
让所有的柔情驻留在心房
从此不再孤单忧伤

忧伤时分,总有一双手将你抚慰
那些牵挂
在匆匆过往来来去去的路上

那个午后
突然见到母亲白发苍苍
甚至
掩饰了那一抹斜阳

心头涌起一股热浪
想送娘亲一辆拐杖
回头 看一眼斜阳
娘亲
扶了门框 倚了守望

游子不忧伤
忧伤已然让娘亲收藏
娘亲不忧伤
忧伤只在别离的门额上
一针一针缝衣裳
缝住那永不老去的时光



林海秋色

杨建强 摄

傻娘

杨静

萧瑟的秋风吹红了枝上苹果的脸,农人们的笑在眉间荡漾着。娘却不识时务二次脑溢血,昏迷不醒!

床榻上的娘半夜总会猛地要起来,左手使劲扳着床沿,迷迷糊糊地说:“我要去扫院子!”

“赶紧,包苹果的人回来了,快洗洗!”

“做饭哩,马上就好!”

娘就这么不听话地折腾着,把放在头上,方、头左右的冰块弄得乱乱的,也使我们的眼泪不争气地泛滥。

娘偶尔也会惊醒,对我们这些姊妹却有些张冠李戴。73岁的娘很快被病魔蹂躏失了形,原本瘦弱的身躯更瘦了,鼻子和嘴也有些歪。

主治医生三天里下了四次病危通知,说娘这次的出血点很不好,接近脑干,让我们随时做好失去娘的准备,我们要求转院,请求医护人员相随,她们说没有必要。在没有医生陪护的情况下转院,病人有可能到不了对方医院就会命丧途中,无助的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难过!

一向对凡事都很漠然的爸慌了

神,他拉住娘的手说:“你赶紧好起来,家里的活我都干,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不和你吵架,也不洗脚上炕,你醒来,醒来我啥都让着你!”

一直多言又声大的娘依然微张着嘴,昏睡!

弟着急了,几千斤的苹果直接卖给了果汁厂。叫了挖掘机,两天就给娘打好了墓。我们也就近给娘置办了寿衣,以免娘的突然离去让我们措手不及。

医生查房,娘突然醒了,斜斜的嘴咧着,傻傻地笑。娘说她53岁了,还有很多事没处理。我们渴望娘真的是53岁。53岁的娘是那么的有精神,走路带风,地面会跟着娘的脚步颤抖。

慢慢地,娘好些了,颅内不再出血。医生感叹娘的坚强。娘试图起床,每次都因失败告终。娘拿不住勺子,吃饭时嘴角还不停地流出食物。娘看起来很着急,她总不停地左手捏右手。她不知道,血压压了右边神经,右边的手和腿软软地不听使唤。

最终,娘还是出院了。娘站不起来,我抱着娘站在秤上,再除去我的

重量,娘仅仅66斤。我可怜的娘,原本在我心中高大、坚强,像巨人一样可以让我们依赖的娘,一下子变得很小,像正在长大的婴儿。要我们抱起抱睡,擦屎把尿。有时候,娘尿了裤子会害羞,但不过一秒,又会傻傻地笑,取了假牙的扁嘴巴张得大大的,口水也会流些出来。我怎么看,都觉得娘是幸福的。有娘在,我们也是幸福的!

娘一天天地好起来,有娘的地方,天天聚集着我们这些儿女。我觉得娘就是一座大山,我们就是依附在山上的植被,我们需要娘这个载体。

一天,我们说打墓的事说漏了嘴。娘傻傻地问给谁打墓。爸说:“给你,还有谁?”一次打了两个,你一个,我一个。就是你说过的地方,你喜欢的,避风,向阳!”娘说:“好!”我看见娘眼里有泪花闪动。我想,娘是高兴的!

现在的娘,身体右边仍有些软,右手不听使唤,仍然无力,鼻子、嘴仍有点抽,开心时仍然傻傻地笑,仍不忘给大家操心。傻傻的娘仍旧是我的天,我的依靠!

杨 家 岭 Yangjieling
邮箱: yjlywyk@126.com